



故事员的故事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故事员的故事 母 女 会

革命故事小丛书
故事员的故事
母 女 会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64 印张 0.75 字数 16,000
1975 年 6 月第 1 版 197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5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422 定价: 0.06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两篇革命故事。《故事员的故事》反映上海郊县的故事员大力开展革命故事活动，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先进事迹，塑造了一个革命故事员的典型形象。《母女会》通过劳动妇女李秀英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，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，歌颂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。这两篇故事都可以配合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，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。

故事员的故事

集体创作 张道余 吕燕华执笔

甲：请听革命故事——《故事员的故事》。

乙：“嘟嘟——”

甲：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一天下午，从县城到立新大队的公共汽车开出不久，从第三排位子上忽然“刷”地站起一个妇女，她大声地说：“同志们，现在我给大家讲段革命样板戏故事。”

乙：大家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个妇女三十一、二岁年纪，圆端端的面孔，红润润的皮肤，上身穿一件红格子土布衬衫，下身穿一条毛蓝布裤子，一只挎包斜背在身上，精神抖擞，英姿焕发。这时，车厢里顿时议论起来。

甲：“噢，这个女同志我好象在啥地方见过面？”

噢，想起来了，上一次在茶馆里听她讲过故事。”

乙：“对，我在轮船码头上也听她讲过故事，她讲的故事真有教育意义啊！”

甲：那么这位妇女同志是啥人呢？喏，她就是立新大队党支部委员，革命故事员洪梅同志。洪梅这几天听说有人借讲故事为名，破坏革命样板戏，今天早晨她乘买农药的机会，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革命样板戏剧本，准备改编成故事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现在，她利用乘车的时间试讲革命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“打虎上山”的片断。乘客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，拍手叫好。不过，也有一个人不听故事。

乙：啥人？汽车驾驶员。驾驶员开车，思想不能开小差，他紧握方向盘，把汽车开得又快又稳。

甲：乘客们一看，心里急了，就拔直喉咙对驾

驶员讲：“喂，同志，请你把车子开得慢一点好吗？”

乙：驾驶员想：我开了几十年汽车，只有乘客希望快点开车，早点到站，从来没有碰到过叫汽车开慢一点，就问：“同志，有啥事情叫我开慢一点？”

甲：“故事还没讲完，车子一到，故事员走了，我们可听不成了。”

乙：汽车司机看了看手表，觉得车子到终点站还有十分钟，慢一点还可以，就同意了乘客的要求。把排档一拉，减低了车速。

甲：洪梅看到乘客和司机的大力支持，更加精神百倍，一口气把故事讲到底，车上顷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汽车到站，洪梅也把故事讲完了，她分别征求了乘客们的意见，才回转头来朝立新大队走去。洪梅一边走，一边还在想故事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喊她。

乙：“洪梅，闯祸啦！”

甲：洪梅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一看，见是自己的爱人，生产队长阿虎生，就问：“啥事情把你急成这个样子？”

乙：“晚稻田里发现了严重的病虫害！”

甲：“我已经发现了，农药也买好了，马上就组织社员防除，你光急有啥用场？”

乙：“可是有些社员在镇上听书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

甲：“听书？”洪梅想：最近公社里没有安排说书，怎么又来了一个说书人？所以就问：“说书的人是从哪里来的，说的是什么书？”

乙：“是阿木家的亲戚，讲的是《智取威虎山》。讲倒还讲得不差，我也听了一会。”

甲：“讲革命样板戏故事是好事情，说书讲故事都要为推动革命、生产服务，可不能妨碍生产呀！”

乙：“我也这样想，所以我在镇上顾不得听书就

回来了，可是，还有一些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你看我急不急？”

甲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乙：“治虫如救火，一刻不能停，我想晚上开个动员大会，对这些人要批评批评！”

甲：“光批评有什么用，我看还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。”

乙：“这个我知道。你今天早一点回家，等我收工回来，一起搞个动员提纲。”阿虎生讲完回身就走。

甲：洪梅看看天色还早，就和社员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治虫战斗，直到收工钟响，才回家去。

乙：再讲阿虎生收工以后，田头兜了一转，急着要回去准备动员提纲。谁知还没走进门口，两只脚忽然被人拖牢了，一看，是自己的两个儿子阿大、阿二，一边拖一边吵着要吃饭。阿虎生朝里一望，煤球炉上热气腾腾，

心里蛮高兴，想洪梅已经回来，饭也烧好了。跑进屋里，揭开锅盖一看，啊！锅子里根本没有饭，只有一锅开水，米还放在淘箩里一动也没有动。这时阿虎生气呀，圆面孔顿时变成了长面孔，拔直喉咙问两个儿子：“你娘呢？”阿大翘起嘴巴，用小手一指。阿虎生顺着阿大指的方向一看，天还没黑，房间里已经电灯澄亮，推开房门一看，顿时呆住了。只见洪梅一个人在房里，身上穿着长袖衫和长裤子，脚上穿着高统套鞋，手里捏着一支钢笔，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，额角上的汗象廊檐水一样往下滴。阿虎生大吃一惊，心里想：天热得象一盆火，啥人象你这副模样，急忙冲上去问：“洪梅，你在做啥？”

甲：洪梅正在把《打虎上山》故事写成文字，并且根据汽车上乘客的意见，力求做到更加正确生动，由于文化程度低，好多字写不

出，现在见阿虎生回来了，就高兴地拉着阿虎生问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问你目光炯炯的‘炯’字怎么写？”

乙：阿虎生接过洪梅手中的稿纸一看，只见上面写得密密麻麻，还有圈圈、叉叉，知道洪梅又在写故事，就说：“洪梅，你文化水平低，写故事这样吃力，就算了吧！再看看你身上的打扮！”

甲：洪梅看看自己身上的穿戴，不觉也笑了起来，原来她一心一意为了讲好故事，鼓舞社员治虫斗志，所以一收工就准备起来，连在田里打药水时穿的衣服也忘记换了。洪梅想：宁愿平时练千遍，不要上场差一点，天再热，时间再紧，也要把故事准备好。现在碰巧被爱人看见了，洪梅就把原因讲了一遍。

乙：阿虎生帮洪梅写好字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老是故事、故事，家里的事情你到底还管不

管？”

甲：阿虎生火气蛮大，洪梅却笑眯眯地讲：“阿虎生，你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？象吃了夹生饭一样。”

乙：“夹生饭?!”不提夹生饭倒阮啥，一提夹生饭，阿虎生的火气更大了：“米还在淘箩里，连夹生饭也吃不到，是你做的好事!”

甲：听阿虎生这样讲，洪梅才想到，刚才烧饭时，正准备把米倒下锅，猛然想起故事里的一句话，怕再忘了，跑进房间写起来，写着写着，全副精神都放在故事里，所以锅里还是一锅清水。洪梅想到这里，急忙跑出去，把米倒在锅里，回到房里对阿虎生讲：“家务事再大也是小事，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是大事，饭吃得晚一点有啥关系?”

乙：“有啥关系？你知道吗，我今天夜里开会的讲话提纲还没准备好，你故事今天不讲，明天也可以讲。”

甲：洪梅还是心平气和地说：“阿虎生，讲革命故事对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有很大作用，你要支持呀！”

乙：我啥辰光不支持你讲故事？前几年还没装电灯，你晚上点着油灯编故事，经常搞到深更半夜，我一点也不怪你，你几次用自己钞票买稿纸、买墨水、我也没有说一个不字，这些难道是我反对你讲故事？阿虎生心里这样想，嘴里却不讲，他知道洪梅最反对讲自己的成绩，所以，只用眼睛向洪梅望了望。

甲：阿虎生不讲，洪梅也知道他在想点啥，所以说：“你以前是支持我讲革命故事，可是现在呢？”

乙：“现在？现在的情况两样了，公社种了三熟制，复种次数增加了，劳动力相当紧张，我是生产队长，事情多得不得了，再讲你是大队党支部委员，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再

也不能同做姑娘的时候相比了。今天你倒一头钻到故事里，治虫不搞好，就不能夺取秋熟大丰收，用啥来支援国家建设？做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，现在关键是抓好治虫，你故事讲得再好，也讲不出两千斤粮食呀！”

甲：“啥？”洪梅一听，态度严肃起来：“阿虎生，革命故事是不能等于两千斤粮食，但它能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鼓舞社员去夺取两千斤。你是干部，为什么不注意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？怎么能不懂得这一辩证法？”

乙：洪梅这样发火，阿虎生平时没有见过，只有在听洪梅讲故事的时候看到过，又听她讲得很有道理，阿虎生自知理亏，不觉软了下来。

甲：洪梅仍旧不放过，又对阿虎生讲：“田里发现了害虫，不消灭对增产有影响，你思想上有了害虫不挖掉，对革命事业有危害！你

只重视粮、棉、油菜，不重视意识形态，这是中了刘少奇‘阶级斗争熄灭论’的流毒！”

乙：“你不要乱扣帽子，既然革命故事那么重要，为啥生产队里只有生产队长，没有故事队长？！”

甲：洪梅正待说理，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风趣地说：“看你们夫妻俩争争吵吵，煤球炉上饭也要烧焦了。”两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洪梅的母亲洪妈妈来了。

乙：洪妈妈今年六十多岁，虽然已是头发斑白，却还是王家村生产队的革命故事员。今天，她听说洪梅在县城里买回了革命样板戏剧本，编讲革命故事，心里很高兴，吃了晚饭特地来向洪梅取经，并要带回去宣传。来到女儿门口，发现洪梅夫妻俩在闹矛盾，就走进去打圆场。阿虎生见丈母娘来了，不好再绷紧面孔，急忙端张凳子让丈母娘坐，洪梅拿了把扇子给母亲扇风。

甲：两个孩子见外婆来了，围在外婆身边。洪妈妈坐定后想了想对洪梅说：“洪梅呀！虎生是生产队长，当然应该把生产抓好。”

乙：阿虎生一听蛮开心。连忙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快给我们评评理。”

甲：洪妈妈想：你这种只抓粮、棉、油菜，不抓意识形态的思想是要批评、批评。但又知道女婿一下子接受不了，转了个弯说：“叫我评理么，我老太婆道理学得不多，也不一定评得好，我看还是讲个故事给你听听，好吗？”

乙：阿虎生一听呆了，我就是为讲故事和洪梅闹矛盾，你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还讲啥故事？阿虎生闷声勿响，头一低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

甲：洪妈妈不管女婿要听不要听，就讲起了她的故事：“一九六三年，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大讲革命故

事，我们村上有一个姑娘讲故事入了迷，早上讲，晚上讲，休息时候讲，有时还要到茶馆里去讲，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可是她的母亲是个老脑筋，认为讲故事，是讲讲白相相，是说书人的事情，姑娘家在外头抛头露面，指手划脚，象啥样子！一天中午，老太婆知道女儿又要去讲故事，就把女儿关在房间里，不准她出来。这样还不放心，又搬了只凳子坐在门口望着。可是老太婆在门口坐了一会，不见里面有动静，就轻手轻脚开了门，想进去看看，谁知房间里连人影也没有，窗口放着一只凳子，她女儿早已跳窗口出去了。老太婆急忙追出去，有人对她说她女儿到茶馆里讲故事去了。老太婆一口气追到茶馆里，还好，没见她女儿，只见一个油头粉面，穿着长衫的说书人在讲台上，惊堂木一拍，嘴里嘟嘟囔囔讲起了坏书《天宝图》，还讲啥听了《天宝图》，不晓得肚